

清前期德国传教士穆天尺四川活动述略

韦羽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德籍传教士穆天尺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派往中国的早期遣使会传教士之一。他在华传教四十余年,曾任四川宗座代牧主教27年之久(1715-1742)。期间与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青山主教对四川教域权的归属周旋颇久。穆天尺同时致力于在川传教,重视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并制定和颁布规范神职人员与宗教生活的训令。虽然自穆天尺之后,四川成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但是他的种种努力,为四川在禁教时期仍然成为天主教传播的良壤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清前期;穆天尺;四川;传教

中图分类号:K24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4-0064-06

德国传教士穆天尺(Jean Mullener)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派往中国的早期遣使会传教士之一。他1673年10月4日出生于不莱梅(Brême),26岁时晋铎为神父,经由毕天祥(Louis Appiani)神父指引加入遣使会,并随其同来中国。穆天尺在华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四川,曾任四川宗座代牧主教达27年之久(1715-1742)。穆天尺在传教活动上的主要贡献,一是重视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二是制定和颁布规范神职人员与宗教生活的训令。他还与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 Etrangères)的马青山(Joachim de Martiliai)对四川教域权的归属周旋颇久。虽然自穆天尺之后,四川传教权正式归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但是他的种种努力,为四川在禁教时期仍然成为天主教传播的良壤奠定了基础。

一、穆天尺升任四川宗座代牧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容教诏令的颁布。通

过在京耶稣会士多年的努力以及高层奉教官员的协助,康熙皇帝终于谕准了礼部所题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部本,即著名的康熙容教诏令。^{[1](P185)}容教诏令的颁布不仅在政治上为天主教在清前期中国社会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消息很快传到欧洲,与罗马教廷试图改善中国传教形势的设想不谋而合。其时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驻罗马的凯梅纳(Louis Quémener)主教立即提出,在中国每个省份设立一位宗座代牧。^①这一建议被教宗英诺森十二世(le Pape Innocent XII)部分采纳,于1696年10月15日颁布敕令,制定三主教区界线,并设立九个代牧区,四川即为其中之一。^②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梁弘仁(Artus de Lionne)被任命为四川宗座代牧。^{[2](P15)}

但是梁弘仁并未实际管理过四川教务。因为当时正处于“礼仪之争”^③的重要时期。梁弘仁坚决拥护福建宗座代牧颜珰(Charles Maigrot)的训令,严禁中国礼仪,并与本会另一位传教士李斐理(Le

收稿日期:2008-11-17

作者简介:韦羽(1982-),女,广西桂林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史和早期中国天主教史研究。

① 所谓“宗座代牧”,是指“教宗将某名义上仍存在,但其领地实际上已消逝的中古时期的主教衔,授予某位海外传教士,并命其在其新开拓的传教区中实际治理,以避免西葡保教权。中国在实行之后,葡国仅能维持北京、南京两教区,而代牧区则越设越多”。见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1-52页。

② 另外八个代牧区分别为福建、浙江、江西、云南、贵州、湖广、山西和陕西。见赵庆源编著《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闻道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8页。

③ “礼仪之争”是指天主教在向中国传播时,围绕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包括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关于天主的名称及其内涵问题等。

Blanc)一起同颜当于1701年1月25日在福建长乐会面,“商讨‘礼仪之争’的应对措施,决定从他们三人之中选定一人返回欧洲,向罗马教皇当面报告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事实和意见,结果梁弘仁被选中。”^{[3](P19)}随后梁弘仁去往广州搭船返回欧洲。正是在广州,梁弘仁不仅遇到了本会的白日升(Jean Basset)、达西(Alexandre Danry)、巴吕埃(Jean-FranCois de La Baluère)和凯梅纳四位同仁,也发现了遣使会的两位传教士毕天祥和穆天尺,“他们由教廷传信部派往中国,以便在那里开设一座神学院”^{[4](P187)}。恰好毕、穆二人于1699年到达广州后仍没有明确的教区可去,于是答应梁弘仁邀他们入川传教的请求。白日升和巴吕埃也同时入川。对于这一过程,《十八世纪四川传教团》曾有记载。^{[5](P42-43)}白日升和毕天祥被任命为辅理主教。1701年12月穆天尺等人从广州出发,经由韶州、湘潭、长沙、岳州、彝陵州,最后到达重庆。^{[2](P23)}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容教诏令的颁布,^①的确为天主教会在清前期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容教诏令的实施,是以传教士们严守“利玛窦规矩”^②为前提的,因此,当中国礼仪问题扩大化时,康熙皇帝与罗马天主教会在此问题上的争执进一步激化后,容教诏令也逐步被清廷所陆续颁发的一系列禁教谕令所废止。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清廷颁布“领票”传教谕令:

“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士之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听其随便居住,不必禁止。……其未经领票、情愿赴领者,地方官速催来京,勿许久留,有司亦不许阻滞。若无票而不愿领票者,驱往澳门安插,不许存留内地。”^{[1](P365)}

谕令颁布全国后,耶稣会士、大部分方济各会士以及一些奥斯定会士很快前往领票,而道明会、外方传教会和教廷传信部的神父们则拒绝领票。穆天尺也在没有领票者之列。^③所以1706年他不幸在成都被官府缉拿,被遣送去广州。在途经武昌时又传来将他押送北京的命令。在北京穆天尺认为他所受到的待遇就像“九柱戏中的一只狗”一样^{[2](P79)}。不久穆天尺又在差役的押送下于1708年7月回到重庆,随即再次被送往广州,搭船前往澳门。然而,在

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穆天尺仍然希冀回到四川继续传教。1709年穆天尺在澳门与一位从重庆来的教徒碰面,“想看看能否有希望将一位传教士带回他的省份”^{[2](P80)}。但是穆天尺并未等到有利时机,禁教形势依然严峻。穆天尺不得已在1709年底离开澳门去往巴达维亚(Batavia)。在历尽艰难后,穆天尺于1711年再度回到重庆。

“领票”传教谕令的颁布,再加上官府的仇视以及教徒的稀缺使得天主教会在四川陷入困境。当初入川的四位传教士,白日升早已在1707年12月逝世于广州,毕天祥因为在“礼仪之争”中极力追随多罗(Charles Millard de Tournon)而被禁錮,巴吕埃因未领票也被驱逐,直到1715年初才回到四川,但是年底便去世,因而四川传教区只剩下穆天尺一人独撑。

关于四川宗座代牧的人选,罗马教廷曾属意于毕天祥,但是毕天祥却恳切地拒绝,转而推荐穆天尺出任,并列以下理由:第一,认为自己已年老多病,且被关在监狱,长期未真正传教;第二,认为穆天尺更加年轻力强,还有很多时间工作;第三,认为穆天尺谦虚温和,教灵心切,有传教士所当有的才德,且富有传教经验。^{[6](P94)}毕天祥的意见被罗马教廷所接受。1715年9月15日穆天尺被教宗任命为米西奥菲题(Myriophite)主教和四川宗座代牧。不过由于路途遥远和通信困难,教宗教令直到第二年10月才送达四川。随后穆天尺于1716年12月18日在山东临清由伊大仁(Bernardin della Chiesa)主教祝圣为主教。^{[2](P97)}

二、穆天尺在四川的传教活动

虽然最早到达四川的欧洲传教士是利类思(Louis Buglio)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两位耶稣会神父,但他二人在入川不久就逢张献忠屠川,先遭张献忠俘虏,后被清军带往北京,前后在川逗留时间不过两三年。而穆天尺于1701年来华,至1715年升任四川宗座代牧,直到1742年逝世,在川传教时间长达41年,传教足迹遍布大半个四川。同时,穆天尺还十分重视对中国传道员的培养,并且制

^① 关于“容教诏令”制定的前因后果及其影响,可参见张先清《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利玛窦规矩”是指以利玛窦为首的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适应中国国情,对中国礼仪和习俗的最早解释,即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不反对“敬孔”和“祭祖”等。

^③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561页所列出的领票传教士中,没有穆天尺的名字。也见英国阴著、吴宗文译《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华明书局1978年,第93页,“穆天尺并未领票”。

定神职人员行为守则,以规范宗教生活。

1. 穆天尺的传教行踪

由于个人能力有限,穆天尺主要在成都和重庆地区活动。尤其以辖属于成都的金堂县、什邡县和新都县为主要活动区域,且三地都由其开教。据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神父《传教地理》所载,当时金堂县有不少天主教会口,如下四乡、双檬子、苏家湾和金家沟等,称其为“这个省份最热忱的地方,因为没有混合任何异教徒”^{[7](P252)},穆天尺曾几次在金堂购地置房以作教堂之用,但均因禁教而被没收。而穆天尺最后逝世于新都县一个叫霍家坝(Ho - kia - pa)的地方。此外,穆天尺也到过重庆地区的铜梁、长寿、江津、璧山、大足、涪州等县进行牧访,而牧访的结果是“1712年在铜梁发现有14户奉教家庭;1713年到长寿传教,无奈因为其外形与中国人迥异,只得放弃;1713年在璧山只发现一户奉教家庭;同年还在大足发现有13户奉教家庭”。穆天尺还通过中国传道员为他在铜梁买下房子作为住院,在该地与成都轮流居住。^{[7](P263)}

尽管穆天尺有违毕天祥和白日升的教务地界协议,涉足成都地区,但是这一时期偌大的四川,能够长期在此传教的只有他一人,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开展教务活动,因此,他的行为仍然有利于教会发展。1713年到1715年的两年时间里,穆天尺就建立了三个堂区,为500人付洗,其中还有好些是自愿守贞的年轻女子。^{[2](P90)}穆天尺曾于1711年前往湖广躲避教难,在常德建立传教会口,到1712年在该地过完复活节(Pâques)才返回四川。^{[8](P79)}

2. 对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

四川的天主教信徒人数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迅速增长,到1800年时已有40 000名教徒。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804年四川只有4名欧洲传教士,却有18名华籍神父以及数量不少的中国传道员和善会会长。^{[9](P41)}虽然欧洲传教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远不能以数量来评估,但是这些传教成果中,中国籍神职人员也功不可没。而四川教会对本地球职人员的培养从穆天尺时期便得到重视。

对于普通传教士来说,在禁教时期很难潜入内地传教,即便是成功进入,也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水土不服而不能久留甚至去世,如巴黎外方传教士达尔提格(Jacques D' Artigues),他于1740年到达成都,还曾协助办理穆天尺的葬礼,但是两年之后即1744年他也逝世于成都。^{[10](P73)}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传教士对教务的发展作用便不是很大。而对于本地神职

人员来说,他们便于隐藏身份和藏匿,远比欧洲人更熟悉他们所在的社会文化和民俗,又因为语言上的优势,在讲解教理时更容易为听众接受和理解;他们还可以出头处理教会中的世俗事务,比如教会地产的买卖。神职人员的本地化是禁教期天主教仍得以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

穆天尺所服务的遣使会以救济穷人和培育圣职人员为宗旨,一方面在乡村讲道,另一方面则教导青年神职人员具有司铎的精神,而从事栽培神职人员是为了拯救乡村贫穷人的灵魂。^{[11](P15-16)}作为遣使会士,穆天尺尊奉和贯彻着这一原则。1721年他致信于因“礼仪之争”来华的教宗特使嘉乐(Mezzabarba),其中写道:“没有发现比教育和培养年轻中国人来担任司铎更有效更必需的办法了”,“逐渐培植了传教先生,教导他们如何向外人传教,并给新奉教者及望教者讲道。现在他们归化了许多外教人,建立了堂口”。^{[11](P75)}

穆天尺还为中国神职人员晋铎。1722年,他为苏洪学(Paul Sou)晋铎,随后苏洪学应毕天祥和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之邀加入了遣使会;1726年,穆天尺在获得澳门主教的同意下,在广州为苏宏孝(Etienne Su)晋铎;1730年左右,穆天尺又为朱彼得(Pierre Tchu)晋铎。^{[2](P104-105)}华籍神父的作用很明显。1732年便有250人付洗。为此,穆天尺写道:

“我不能将激发教理助手们布道、检查教理初学者和布施圣事这些职责都归于我自己。我在其他福音工人们那里发现了同样的东西。老实说,经由欧洲人的劝勉和布道使异教徒被带到信仰中来是太少了。传教士不要求传道员们无论是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在他们的工作中都尽善尽美。他们是教义的传播者。”^{[2](P103)}

此外,穆天尺还挑选适合做传教工作的小孩或青年人,给他们授课,教授他们拉丁文。

3. 穆天尺对神职人员和宗教生活的规范

1725年6月,穆天尺颁布了《传教士行为守则》,^{[2](P106)}其中包括绝对服从罗马决议及关于礼仪的禁令,如规定主教和传教士都必须严格执行特利腾大公会议的决议;恪守教廷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和禁止赴教徒的婚宴或洗礼宴会。对传教士的日常行为也做了规定,比如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禁止穿丝绸衣,禁止骑马骑驴,禁止玩牌、赌博和酗酒等。在教务方面则规定未经主教和辅理主教的批准,不得允许任何传教员传教,也不得私自建造住房

和教堂等。守则中还强调了宗座代牧的权力,要绝对服从宗座代牧。穆天尺颁布此传教士守则之时,四川只有他一位传教士,马青山迟至1732年始入川,因此,该守则对于四川未来的教务管理意义更甚。

1740年10月,穆天尺再次颁布了一个主教教谕。^{[2](P179)}该教谕包括两部分,分别针对教徒和神父。这时期因为天主教的传播获得进展,至1742年全省包括望教者在内已达八千人左右,^{[2](P209)}而且有二十个左右的守贞女生活在七个不同的基督徒团体里。^{[9](P46)}所以,有必要规范教徒们的行为。比如禁酒,禁止派年轻女孩照管教徒,教导新教友和孩子,要剔除与天主教教义不相符的东西等等。至于对神父,则是再一次重申了他认为比较重要部分的禁令,如禁止赌博、下棋、骑马,禁止参与诉讼、争斗或处理世俗事务等。此外还特别增加了“禁止神父借钱给信徒”一项,穆天尺规定此项目的用意,在于避免某些心存不良目的的教徒利用神父的善意,向其借钱,侵吞教会的财产。

三、穆天尺与马青山对四川教域权的争夺

穆天尺在四川传教活动的另一大事件,即是与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青山^①对四川教域权的争夺。相争的源头,可以回溯到1701年梁弘仁任命属于遣使会的毕天祥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为四川辅理主教之时。白日升、巴吕埃、毕天祥和穆天尺四人于当年一起入川,到达重庆后白日升和毕天祥立即达成一项教务地界协议,划分传教地域。协议如下:

“尊敬的路易·阿比阿尼司铎(Louis Appiani,即毕天祥)将管辖如下‘府’级城市:重庆府(Tchong-king fou)、保宁府(Pao-ning fou)、顺庆府(Chun-king fou)和夔州府(Kouy-tcheou fou),以及所有在行政上从属于以上府的‘州’(tcheou)、“县”(hien)。任何修会的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还是本会,想在以上区域建堂或传播福音,都必须得到阿比阿尼司铎本人的授权,并根据教廷制定的传教训令和通谕,服从阿比阿尼司铎的指导和命令。我本人也一样,在上述四个城市和地区没有任何权力和管辖权。相反,我在以下四个城市具有和阿比阿

尼司铎一样的权力:成都府(Tching-tou)、龙安府(Long-gan)、雅州府(Ya-tcheou)和嘉定府(Kia-tin)。据此达成协议,绝不反悔。重庆府,1702年3月30日。白日升(Jean Basset),四川本堂神父。”^{[2](P35)}

自此,毕天祥和穆天尺就负责川东的教务,而白日升和巴吕埃则管辖川西的教务。到1706年,穆天尺等人均没有领票而相继遭驱逐甚至逮捕。不同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白日升和巴吕埃离开四川之后,到1715年再没有其他传教士成功潜入,只能将教务托付于中国传道员林常。而多次避往他处的穆天尺返川之后,即振兴教务,甚至插手川西教务,为林常购买金堂的土地以建教堂,虽然被林常所拒绝。^{[2](P90-91)}所以1715年2月巴吕埃回到四川后想要再接手川西教务已力有不足。他1715年11月卒于成都。而在这一年的9月,穆天尺却被任命为四川宗座代牧。因此,当1732年马青山入川,遣使会在广州的帐房米拉尔他(Miralta)神父便首先强烈反对:

“自从1715年白日升神父去世之后,也就是说有17年,已经没有任何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到四川传教了。只有教廷传信部的苏洪学(Paul Sou)神父、穆天尺神父和苏宏孝(Etienne Su)神父。根据这个时期的惯例,如果一个传教使命在十年之间被一个宗教团体或一个传教会所抛弃,便不再跟该会有联系。因此外方传教会在四川不再有任何权力。”^{[2](P111)}

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的帐房(procure)郭纳(Antoine Connain)神父,对此不能认同,他甚至写信向罗马教廷抗议。他认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并没有放弃四川的教务,而是他的传教士被驱逐出来”。但是米拉尔他神父仍然坚持“巴黎修道院(le Séminaire de Paris)派出的传教士应该忠实地前往他们之前被派往的目的地”^{[2](P112)}。为了尽早夺回四川教域权,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获得罗马教廷回复前,已先行指派马青山入川。郭纳神父并不放心马青山独自前往,随后指派了曾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暹罗总修院学习了15年时间的华籍神父李安德(André Li)入川协助马青山。^{[12](P327)}

马青山到达成都后多次联系穆天尺,想就巴黎

^① 马青山(Joachim de Martiljai),1706年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Puy-de-Dôme)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1726年就学于巴黎的圣许必斯(Saint-Sulpice)修道院,随后又进入外方传教会修道院,为受过剃发礼的教士,1729年来到广州,住在外方传教会在广州的帐房吉涅(Guignes)神父处,并学习中文,后前往暹罗,但又拒绝接受暹罗总修院院长的任命,要求返回中国前往四川传教,于1731年晋铎。

外方传教会入川传教事宜与之商议,两个月后才收到穆天尺“没有任何鼓励话语”的信。穆天尺认为,马青山在没有得到四川辅理主教毕天祥的允许便偷偷离开广州来到四川,不知是抱有何种目的和意图。而且,根据教廷传信部给予米拉尔他神父的指示,巴黎修道院派出的传教士应该前往指定的地方。穆天尺又补充道,他是不敢给马青山这个权力,否则就是违抗了教廷传信部的命令,劝告马青山最好尽快返回暹罗。^{[2](P113)}穆天尺不允许马青山在川传教的事在教徒中传播开来,连成都的教徒也出面请求穆天尺开恩,同意马青山留在四川。^{[13](P80)}在此情况下,穆天尺于1733年4月在铜梁与马青山见面,商量传教事宜,结果并无多大进展。穆天尺坚持要马青山离开四川,面对这样的要求,马青山只得与也被穆天尺拒绝入川传教的李安德前往湖广。

但是,当时湖广一带的传教形势也不乐观。在湖广传教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聂若望(Jean Duarte)告知马青山必须尽快巧妙地藏匿才能躲避官府的追捕。^{[13](P81)}马青山在湖广一时之间也未能找到安全可靠的避难所,他认为只有四川的众多的山脉才能掩护好他。因此,马青山不得不再度向教廷传信部提出入川的请求,并于1734年1月与李安德离开湘潭,准备入川向穆天尺求助。李安德回到成都,马青山则去了长寿县,并在那里进行传教活动。对于已经两年没有见到神父的长寿教徒来说,马青山的到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因此,长寿教徒出面请求穆天尺将马青山留下。^{[2](P125-126)}李安德方面,穆天尺托华籍神父苏洪学(Paul Sou)带给他一封信,让李安德和马青山到岷山县、彭山县、河津泽(Ho-tsin-tsau)传教,但绝不允许李安德在成都居留。^{[2](P133)}

在马青山辗转湖广和四川,利用各种办法留在四川的同时,巴黎外方传教会也在罗马多方活动,逐渐说服教廷传信部。1737年初,罗马教廷指示穆天尺,让他允许马青山留在四川传教。^{[2](P141)}至此,巴黎外方传教会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立足四川,可以重新经营“那些先辈们所开垦的土地”^{[2](P107)}。这就是穆天尺与马青山对四川教域权争夺的结果。穆天尺不能无视传信部的命令,但是他仍有权力分配马青山传教的区域,可想而知,马青山所分到的传教地方,果然是岷山、彭山、大邑、雅江、邛崃和嘉定等偏僻之地。

① 李安德(1692—1775),中国基督教史上著名的华籍神父之一,其用拉丁文写成的近700页《李安德日记》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用拉丁文记日记的人,其日记不仅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清代中叶中西关系史、社会史的珍贵历史资料。目前正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译成法文。

四、结语

长时间以来学界对穆天尺未有过研究,究其原因,一是中文资料的匮乏,如今所见,只有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有寥寥数笔的记载;其次,穆天尺也只是清代众多来华传教士中普通的一员,他既不像多才多艺的耶稣会士般,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也不似在中国天主教史的重大事件中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尘湮于历史之中。但是,中国天主教史的还原与完整,却又是靠如穆天尺般的人物及其活动补充之。

穆天尺于1701年入川,1715年升任四川宗座代牧,1742年12月17日逝世,在川传教长达四十余年。从李安德^①对他的描述来看,穆天尺是一位虔诚、律己、对传教极度热忱的人。在李安德笔下,穆天尺过着贫苦清修的生活,每日按时冥想、祈祷、读经和做弥撒。^{[2](P200)}李安德认为,穆天尺还是一个具有令人尊敬品德的人。在禁教期传教,即使时刻警惕,风险仍然很高,来自官府和教外人士的威胁从未消失。因此,即便穆天尺因为所属传教团体不同而与马青山争夺四川教域权,但仍然在教难发生时给予马青山和李安德两人庇护。穆天尺以一己之力,维系着天主教在四川的存在与传播,为日后马青山及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展四川教务奠定了基础,正如方豪神父所记:“自1702年,四川已托付巴黎外方传教会士,乃由穆主教代劳多时,亦传教史上佳话也。”^{[14](P507)}

【参考文献】

- [1] 韩琦,吴旻校注. 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 Adrien Launay. *Histoire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M]. Paris:Téqui,1920.
- [3] 许明龙.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 (法)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 中国基督徒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5] Léonide Guiot. *La mission du Su-tchuen au XVIIIe siècle: Vie et Apostolat de Mgr POTTIER*[M]. Paris,1892.
- [6] 樊国阴著,吴宗文译.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M]. 台北:华明书局,1978.

- [7]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 - ouest; Le Szechwan, le kweichow, le yunn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M]. 耶稣会历史档案, 1955.
- [8] Noël Cubbels. *Trois Siè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 - 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 a 1870* [M]. Paris: 1934.
- [9] (美) 鄢华阳著, 顾卫民译. 十八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A]. 中国天主教历史译文集[C]. 台北: 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 2006.
- [10] 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cou. *Re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 Étrangères (1659 - 2004)* [M]. Paris: Archiv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2004.
- [11] (法) 戈约著, 吴宗文译. 遣使会史[M]. 台北: 华明书局, 1978.
- [12] (法) 阿德良·陆南撰, 李华川译. 李安德和他的日记[J]. 清史论丛, 2004.
- [13] Jean - marie Sédès. *Une grande âme sacerdotale; le prêtre chinois André Ly* [M]. Paris: Declée de Brouwer et Cie, 1942.
- [14]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 上海: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2003.

[责任编辑 王 宇]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Germany Missionary Jean Müllener in Sichuan During Early Qing Dynasty

WEI Yu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Germany Missionary Jean Müllener was sent to China early by the Propaganda. He had missionized in Sichuan Provinc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nd had been the vicar apostolic of Sichuan for 27 years as well as had kept the missionary jurisdiction of Sichuan by refusing Joachim de Martiliai who was from Paris Foreign Missions missionized there. Müllener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ultivating the indigenous clergy, and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of the clergy and framed the rituals. Although Paris Foreign Missions had religiou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Sichuan after Müllener's death, Müllener's missionary work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Catholicism in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 of persecution.

Key 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Jean Müllener; Sichuan; Missionizing

(上接第 54 页)

On the Features and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Euphemisms in Local Television News

CAO Hai - y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Lianyungang Teachers' College; Lianyungang 222006)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eight typical examples from a small corpus of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elevision news reveals the featur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euphemisms in local English television news.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euphemism can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long words, abstract nouns and past participles. The oral reporting of television news calls for the use of midget words and most common words as well the adoption of such strategies as amplification, omission, transliteration, domestication and alienation. The choices of euphemisms may also be affected by such factors as social changes, ambiguity, the reg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English and stylistic features.

Key words: Local English television news; Euphemisms;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清前期德国传教士穆天尺四川活动述略

作者: [韦羽, WEI Yu](#)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刊名: [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YINSHAN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09, 22(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3条)

1. [马青山\(Joachim de Martiliai\), 1706年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Puy-de-Dome\)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 1726年就学于巴黎的圣许必斯\(Saint-Sulpice\)修道院, 随后又进入外方传教会修道院, 为受过剃发礼的教士, 1729年来到广州, 住在外方传教会在广州的帐房吉涅\(Guignes\)神父处, 并学习中文, 后前往暹罗, 但又拒绝接受暹罗总修院院长的任命, 要求返回中国前往四川传教, 于1731年晋铎](#)
2. [“利玛窦规矩”是指以利玛窦为首的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适应中国国情, 对中国礼仪和习俗的最早解释, 即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 不反对“敬孔”和“祭祖”等](#)
3. [“礼仪之争”是指天主教在向中国传播时, 围绕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包括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对天的祭祀、关于天主的名称及其内涵问题等](#)
4. [韩琦. 吴曼 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 2006](#)
5. [Adrien Launay Histoire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 -Tchoan 1920](#)
6. [许明龙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2004](#)
7. [沙百里. 耿昇. 郑德弟 中国基督徒史 1998](#)
8. [Leonide Guiot La mission du Su-tchuen au xVIIIe siecle: Vie et Apostolat de Mgr POTTIER 1892](#)
9. [樊国阴. 吴宗文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 1978](#)
10.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ouest: Le Szechwan, le kweichow, le yunnan, Etude de Geographie Missionnaire 1955](#)
11. [Noel Cubbels Trois Siecles d' 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 a 1870 1934](#)
12. [鄢华阳. 顾卫民 十八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2006](#)
13. [Gerard Moussayet. Brigitte Appacou Re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Etrangeres \(1659-2004\) 2004](#)
14. [戈约. 吴宗文 遣使会史 1978](#)
15. [阿德良·陆南. 李华川 李安德和他的日记 2004](#)
16. [Jean-marie Sedes Une grande ame sacerdotale: le pretre chinois Andre Ly 1942](#)
17.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2003](#)
18. [陈方中. 江国雄 中梵外交关系史 2003](#)
19. [赵庆源 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1972](#)
20. [张先清 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 2006\(05\)](#)
21.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1996](#)
22. [樊国阴. 吴宗文 遣使会在华传教史 1978](#)
23. [李安德 李安德日记](#)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sxk20090401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8e0a4a8-9cbb-4913-abbd-9e4d008d3e3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